

夜航

〔法〕圣埃克絮佩里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责任编辑：徐德炎

封面设计：孙景波

夜 航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4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插页 2

1981年4月北京第1版 1981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7,500

书号 10208·50

定价 0.82 元

目 次

夜航	汪文漪、何友齐译	1
人的大地	马振骋译	85
关于作者	马振骋	243

夜航

汪文漪 何友齐 译

I

飞机下，山丘的阴影已经在金黄的暮色中划出了一道道波纹。平原变得明亮起来，夕晖永无穷尽。在这个国家，大地没完没了地反射着金光，而入冬以后，则没完没了地反射着雪光。

从最南端的巴塔戈尼亚送邮件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飞行员法比安，凭着那些与港湾水面一样的征兆——那种宁谧、那种在平静的云层上泛起的轻微的黻纹——发现了黑夜的临近。他仿佛驶进了一个渺无际涯、令人心旷神怡的海轮停泊场。

在这一片宁谧中，他差点以为自己象个牧羊人似的在悠然漫步。巴塔戈尼亚的牧羊人不慌不忙地从一个羊群走向另一个羊群，他则从一个城市走向另一个城市。他就是这些小城市的牧人。每过两小时，他就遇上其中的一个，有的到河边饮水，有的在平原吃草。

有时在飞过一百公里比大海更荒无人迹的草原后，他遇见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庄，好象带着它所承载的人们，被草地的大浪向后卷去。于是他摆动机翼向这只航船致敬。

“圣胡利安在望，我们十分钟后降落。”

机组报务员向航线上的所有指挥台发出这条消息。

从麦哲伦海峡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千五百公里的航线上，相似的中途站一个接着一个；但这一个是在夜的边境线上的，犹如在非洲，过了最后一个归顺的城镇，便是神秘世界的边境线^①。

报务员递给飞行员一张纸条：

“雷雨太多，我耳机里充满放电的噪音。你们是否在圣胡利安过夜？”

法比安微笑起来，因为天空宁静得象个养鱼池，而且他们前方的那些中途站都向他们报告：“天晴，无风。”

他回答道：

“我们继续赶路。”

但报务员认为暴风雨正躲在某个角落，就象蛀虫躲在水果里一样；晚上会是好天，可是会变坏的，他可不愿意再飞进这个就要变天的暗夜中去。

当法比安减低速度向圣胡利安降落的时候，他感到了倦意。所有使人们生活甜蜜的东西迎面大了起来：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小咖啡店、他们散步场的树木。他象个征服者，在他的凯旋之夜俯视自己帝国的大地，却发现了人们的平庸的幸福。他想要解甲归田，想要领略身体笨重和四肢痠疼的感觉，这种平庸可怜的生活也自有其无穷的乐趣。他要在这里做个普普通通的人，向窗外眺望那再也不会活

① 归顺的城镇，指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城镇；神秘世界，指殖民主义势力尚未达到的地区。

动的景物。哪怕在这个极小的乡镇他也会同意的，经过一番挑拣后，他变得随遇而安，他会喜欢它的。它象爱情似地把人圈住。法比安真想在这里长住，在这里成为永恒的一部分。对于他说来，这些他在其中度过一小时的小乡镇和这些他穿过的古墙环绕的花园仿佛是永恒的，因为它们存在于他的身外。镇子迎着飞机扑来，向他敞开了胸怀。法比安又想到了友谊，想到温柔的少女们，想到亲切的白桌布，想到一切渐渐化入永恒的东西。镇子齐着机翼向后流去，一一展示出它那些大门紧闭的花园的奥秘，它们的院墙也无法保护这种奥秘了。不过，法比安着陆时明白自己除了院墙里几个人缓慢的动作外什么也没看到。这个镇子单靠它的静止就守住了自己情感的秘密，这个镇子拒绝给他温暖，只有放弃飞行才能获得它。

十分钟的停靠时间过去后，法比安又该上路了。

他朝圣胡利安回过头去，这时已经成了一小撮灯火了。一会儿，成了几点星光。再一会儿，成了一颗微尘，而这颗微尘在最后一次诱惑了他以后也消失了。

“我看不见仪表盘了，我开灯了。”

他按了按那些电钮，座舱的那些红灯照在指针上，可是在蓝蓝的光线里灯光还那样微弱，连指针都没染上颜色。他把手指放在一只灯泡前面，指头几乎没有变红。

“太早了。”

然而夜色跟一团乌云似的正在上升，已经填平了山谷。山谷和平原已经难以分辨了。村子已是一片灯光，它们灿若群星的光辉互相呼应。而他也用指头使航行灯眨着眼睛，与这些村落呼应。大地布满灯光的呼唤，家家户户面对无垠的黑夜点起自己的星星，就象将灯塔指向大海一样。一切掩盖人类生活的东西闪烁起来了。法比安很欣赏这次的进入黑夜，象进海轮停泊场似的，又慢，又漂亮。

他把头钻进座舱。指针上的镭开始发亮了。飞行员一个一个地检查着数据，很是满意。他发现自己稳稳当地坐在天上。他用指头轻轻触了一下钢铁的翼梁，感到这块金属充满生命，它不是在震颤，而是在生活。发动机的五百匹马力将一阵轻微的战栗传遍机身，使这冰冷的物质变成了天鹅绒般的血肉之躯。他在飞行中没有感到眩晕、陶醉，而是又一次感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的神秘工作。

而今一个新的天地形成了，他使出浑身解数，以在其中舒适地安顿下来。

他轻轻地敲了敲配电盘，挨个地碰了碰那些开关，动了动身子，更惬意地靠着椅背，他在寻找一个最好的姿势，以便更好地觉察这五吨重的金属被波动的夜托着所作的摆动。然后，他摸索着把救急灯推到合适的位置，丢开它，又找到它，看它是否滑动，而后再丢开它去摸那些操纵杆，准确地抓住它们，训练自己的指头在盲人世界工作。然后，等手指熟练以后，他才打开一盏灯，让座舱饰满精确的仪表，单凭仪表的指引，象跳水一样一头扎进黑夜。然后，由于任

何指针都不摆动，都不颤动，都不抖动，陀螺仪、高程计、发动机的运转，全都保持不变，他便伸了一下身子，把脖子靠在座位的皮面上，开始了飞行的沉思遐想，从中品味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希望。

这时，他象个值夜班的人，在深夜里发现了，夜，揭示着生活的隐秘：这些呼唤，这些灯光，这种不安。这颗黑暗中的简单的星星：一座孤零零的小屋。有一颗星熄灭了，这座房子把它的爱情关闭起来了。

要不就是关闭起了它的烦恼。这是一座停止向世界其余部分发信号的房子。他们不知道自己希望什么，这些坐在灯前肘弯靠着桌子的农民们；他们不知道，在这个笼罩着他们的黑夜里，他们的心愿竟能传得那么远。但法比安却发现了这一点，当他来自千里之外并感到滔天大浪正把他那呼吸着的飞机举起来、摔下去的时候；当他穿过十来个风暴，就象穿过战时的国家；当他穿过这些风暴之间月明清的空隙的时候；当他满怀胜利的心情一个接一个地飞临这些灯火的时候。这些人以为他们的灯光仅仅照亮他们简陋的桌子，殊不料在离他们八十公里的远处，已经有人被这灯光的呼唤所感动，似乎他们是在大海荒岛，绝望地晃动着这盏灯一样。

II

这样，巴塔戈尼亚、智利和巴拉圭的三架邮政班机从南部、西部和北部正在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里正等着它们的邮件，好让去欧洲的飞机在半夜时分出发。

三位飞行员，各自在象驳船般沉重的发动机罩后面，在夜的深处，沉思着他们的飞行。他们将从他们那雷电交加或一碧万顷的天上，向这庞大的都市慢慢地降落，活象一些古怪的农民，从他们的山顶上下来一样。

整个航空网的负责人利维埃，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停机坪上来回踱步。他保持着沉默，因为直到三架飞机归来以前，这一天对他来说是够叫人担惊受怕的。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随着一封封电报交到他手里，他才感到从命运那儿夺回了一些什么，缩小了未知数，把他那些机组从黑夜中拉回海岸。

一个工人走近利维埃，通知他无线电站的一条消息：

“智利的邮政班机报告说，他们见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灯光。”

“好。”

利维埃不久就能听见这架飞机的声音，黑夜已经送回一架来了。这跟潮起潮落、奥妙无穷的大海一样，她把在波浪中沉浮了那么久的珍宝终于送还了海岸。再过一会儿，

就能从她那儿接到另外两架了。

那时候这一天就了结了。那时候那些困乏的机组人员将去睡觉，由精神饱满的机组接替他们。但利维埃却得不到任何休息，又该轮到欧洲的班机使他心神不定了。事情永远如此。永远。这个老斗士惊奇地发现自己第一次感到疲倦。飞机的到达永远不会象那种决定战争胜负并带来一代和平的大胜仗。对他说来，永远只会有已经走出的一步，以及接踵而来的类似的千百步。利维埃觉得自己象是长期以来挺直双臂举着一个重负：一种不得休息、没有希望的努力。“我老了……”如果他不能从行动^①本身得到滋养，他就老了。他奇怪自己思索起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来。然而那些一直被他摈斥的生活柔情，忧郁地低语着，又向他涌来：一个失去的海洋^②。“这一切原来有这么近？……”他发现自己把使人生活舒适的那些东西一点点推向了晚年，等他有时间了再说。好象有朝一日真能有时间，好象到了晚年真的会有想象中的悠哉游哉的生活似的。然而安逸并不存在。也许，也没有什么胜利。邮政班机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到达时刻。

利维埃停在勒鲁面前，这个老工长正在干活。他已经

① 作者认为“行动”与“幸福”是互相对立的。平庸的“幸福”使人丧失“行动”的意志，应该使人们鄙弃个人“幸福”，超拔于自身之上，因为“行动”能使人从死亡里解脱出来。

② 书中经常出现海洋这个比喻。这里，“失去的海洋”比喻利维埃所摒弃的个人“幸福”。

干了四十年了，还干得十分带劲。当勒鲁在晚上十点或十二点回家时，他并非回到另一个天地，并非一种躲避。当这人仰起他那呆板的脸时，利维埃对他笑了一笑，他指着一根发蓝的钢轴说：“这玩艺儿装得太紧，不过我还是整好了。”利维埃向钢轴俯下身去。利维埃又被这活儿吸引住了。“得告诉车间，这些配件别装得太死。”他用手指摸摸摩擦的痕迹，又对勒鲁打量了一眼。看到这满脸朴素的皱纹，一个奇特的问题来到他嘴边。他微笑了：

“勒鲁，你这辈子为爱情花费过许多精力吗？”

“哦，爱情！你是知道的，经理先生……”

“你和我一样，从来没工夫。”

“不太多……”

利维埃听着他的话音，想知道这答话有没有辛酸の意味：没有。这人面对自己度过的生命只感到一种平静的满足，就象一个细木匠，刚刨完了一块漂亮的木板：“好了，就这样了。”

“好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利维埃想道。

他摆脱开因劳累引起的那些伤感的念头，向飞机库走去。智利的飞机在吼叫了。

III

远处的这个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圆熟、清

晰^①。灯亮了。红色的航标灯勾勒出飞机库、无线电天线站和一块正方形场地来。人们在张灯结彩过节呢。

“在那儿！”

飞机已经在交叉的探照灯光柱里飞行。那么灿烂夺目，跟新的一样。但是当飞机终于停在机库前面，机械师和工人们忙着卸邮件时，飞行员贝勒兰却没有动弹。

“喂！你不下来还等什么呢？”

飞行员被某种神秘的事情吸引住了，不屑作答。可能他还在倾听自己脑海里掠过的飞行的声音。他慢慢摆动着脑袋，向前倾出身子，摆弄着不知什么玩艺儿。最后，他向上司和同事们转过身来，一本正经地望着他们，俨然是巡视自己的产业。他仿佛在数着、量着、称着这些人，他认为他确实是赢得了他们，以及这张灯结彩的机库和这坚实的水泥地，还有那稍远一些的城市连同它的骚动、它的那些女人和它的热气。他把这些人群象自己的臣民一样掌握在手中，因为他可以触到他们，听见他们，谥骂他们。他起初想骂他们，因为他们太太平平地呆在那儿，不担风险，欣赏着月亮。不过，他是宽宏大量的：

“……你们得请我喝几杯！”

于是他下来了。

他想描述他这次旅行：

“要是你们能知道……”

① 原文为 Il murissait. 比喻飞机的声音象渐渐成熟的水果一样，越来越成形而易于识别。

他无疑认为讲这些就足够了，于是就走开去脱掉他的皮飞行服。

当车子把他和一位没精打采的督察员以及默不作声的利维埃送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他变得忧郁起来，度过难关，着陆后身体健壮地痛痛快快地骂几句——这些都不错。这是多么有劲的乐事！但过后回想起来，却感到心里有点不踏实。

和旋风的搏斗，至少这件事总是真的，不容置疑的。然而那些东西的面目、那种当它们自以为无人瞧见时的面目，可就不是如此了^①。他想到：

“这就和暴动时一样；那些脸倒没怎么发白，却变得那么厉害！”

他极力回忆起来。

他当时正平安无事地飞越安第斯山脉。冬天的积雪以其全部的宁静覆压在它上面。积雪使群山宁静，就象岁月使被废弃的城堡宁静一样。纵深二百公里，没有任何人、任何气息、任何努力。唯有陡峭的山脊（他从六千米高处擦着山脊而过），唯有笔直的岩石外套，唯有一种怕人的安静。

那是在图彭加托火山的附近……

他想了想。对，正是在那里，他目睹了一种奇景。

他起先什么也没见到，只是感到不自在，就好像一个人

^① 这里是将群山拟人化了，写的是在终年人迹罕到的群山里，遇见旋风到来时，群山面貌所起的微妙变化。

自以为独自一人，却并非独自一人，而是被别人注视着一样。他为时过晚而且不知怎样地感觉到被一种怒气包围起来。就是这样。打哪儿来的怒气呢？

他根据什么猜想这怒气是从岩石和积雪里渗出来的呢？因为看不出有任何东西向他接近，没有刮起任何天昏地暗的暴风，而只是从原来的世界原地生出了一个稍有不同的世界。贝勒兰瞧着，莫名其妙地不安起来。这些没有恶意的山岭和这些积雪的山脊只是稍稍有点发灰，但却有了生命——象一群人似的。

并不需要进行什么搏斗，他却紧紧抓住了操纵杆。某种他不能理解的东西正在酝酿之中。他绷紧了肌肉，活象个准备跳跃的野兽，然而他没有看见什么不安静的东西。安静倒是安静，但却具有一种奇异的能量。

后来，一切都变得尖锐起来。那些山脊、峰巅全都变得尖利，他感觉出来，它们跟艄柱一样刺进强劲的风里。然后，它们仿佛在他四周拐弯、漂移，就象一支进入战斗状态的舰队。而后，空气中混进一种微尘，沿着积雪升腾起来，轻纱般地徐徐飘浮着。于是为了找条退路，在必要时后撤，他回过头去，不由得发抖了，因为在他身后，整个山脉似乎在沸腾。

“我完了。”

前方一座山峰，积雪飞进：一座雪火山。随后，是稍稍靠右的第二座山峰。就这样，所有的山峰一座接一座地爆发了，仿佛接二连三地被一个看不见的赛跑运动员触动了一样。那时随着空气的第一阵回浪，飞行员四周的群山震

荡起来了。

这场猛烈的战斗只留下极少的痕迹，在他脑子里只剩下了对那些颠簸过他的涡流的记忆。他只记得曾在那些灰色的火焰中发狂地挣扎。

他思索了一下。

“旋风倒算不了什么。命还是逃出来了。但在这以前！那样的遭逢！”

他以为在那千百个面目中认出了一个，然而他已经把它忘了。

IV

利维埃看着贝勒兰。这人二十分钟后下车时，将会疲倦而笨拙地混进人群中去。他大概会想道：“我累坏了……这鬼差使！”也许会对妻子承认一些事情，譬如：“这里可比在安第斯山脉上空强。”然而一切被人们那么珍惜的东西，几乎都已与他无缘了，他刚才就经受到了这种不幸。他刚才在花花世界的背面度过了几小时，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恢复对这座城市的明朗的印象，甚至不知道是否还会重新沾染上人类的那些细小弱点——既可厌又可亲的童年时代的伴侣。“在所有的人群里，”利维埃想道，“都有些不引人注目的人，一些非凡的信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至少……”利维埃害怕某些崇拜者。他们并不理解这种冒险